

名家文品

40 多年前的—次旅游与一本书

■金涛

1963年夏天,正是大学毕业后等待分配无聊郁闷的时候,我和三位同窗好友携带非常简单的行装,从未明湖畔的校园出发,徒步走向北京西郊房山的周口店。

那时年轻,精力充沛,无所畏惧,从周口店进入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,那一带多是石灰岩山地,山路崎岖,山高涧深,沿途经过的山村如下中院、上中院异常缺水,少数的水井几十丈深,村民排着长队等候汲水的情景,虽是近半个世纪的往事,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。

我等一行由接待庵人上方山,进山沟,越石阶,攀山道,经发汗岭、欢喜台,过云梯,抵达古刹兜率寺,后钻进云水洞,在地下深处的石灰岩洞穴中逗留了一个半小时。

当晚,四处好梦在一座无人的破庙借宿,将旧炕略加打扫,铺满拾来的栎树叶,铺上防潮的油布,倒头便呼呼大睡了。深夜,山风撼林,夜鸟惊叫,我等均无察觉,倒是巡山护林的士兵两次来访,检查证件,打扰了我们的清梦。

次日,去黄花岭,霞光映照摘星坨等高峰,蔚为奇观。回望卧卧山谷中的寺庙,美不胜收。不久到分界岭,直趋黄山店村,遇林业队一人赶毛驴下山,便结伴而行,也让小毛驴驮上我们的行李。

在林业队驻地小憩片刻,直趋

宝金山。后经装经会云门,到竹子院,事先打听有一位山民叫李福全,他可当向导,由他带路去红螺三险。一路上壁立的峰谷、陡峭的山崖、纷乱的崩石、曲折的山道,景色极佳也惊险。

竹子院只有李福全一户人家,三口人。他随后带领我们蹬崖攀石,在峭壁之旁蛇行而去,时而攀岩而上,时而顺壁而下。红螺三险之中以中险为最,有云梯、天桥,两旁壁立万仞。至上险,乃山涧最高处,三面环山,壁陡直升,遮天蔽日,山麓水草丰美,泉水汨汨,有牧羊人和羊群,阳光从周围锯齿形的峰巅泻入,光影迷离,恍若童话世界……

当年结伴而行的同窗为朱振源、郑平、李明森。

我之所以提起这次微不足道的旅行,是因为当年受到一本书(借自北大图书馆)的影响,这即是《房山游记汇编》(以下简称《汇编》)。若干年后,我从中国书店觅得向往已久的《汇编》。该书为民二十六六年(1937年)七月初版,编纂者为王毓霖,封面为傅增湘题签,署沈叔傅增湘,有增湘、藏园两方印章,定价国币一元。附图3张(为房山游览路线图,上方山、云水洞图,石经山、西域寺图),另置一牛皮纸袋内。

这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科学内涵颇为丰富的旅游读物。

傅增湘(1872~1949)是民国史上著名人物,以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研究卓有成就而著称。四川泸州人。字润沅,沅叔,别署双鉴楼主人、藏园居士等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戊戌科进士,翰林院庶吉士。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。受袁世凯委任,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。1917年12月,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。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著有《藏园督目》、《藏园东游别录》、《双鉴楼杂咏》等。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“藏园”作书库,自号“藏园老人”。

关于《汇编》的由来,从傅增湘、王毓霖二人的序言可略知大概,据傅序云:“友人王君泽民,采

矿于周口店,其地距上方山伊迩,得肆游玩。喜其崖壑之深邃,洞天之寰奇,而亦以道涂深阻为忧。常过余藏图,谭其胜概,因相与谋开通之计,泽民慨然引为已任。躬亲履勘,至于再三,规画精详,铄图启发,闾於当道,深荷嘉纳。并荷邑令之护持,路局之赞助,为之披山通道,叠石架桥,百年险阻,化为夷庚。从此驰车而往,计时可达。”又说:“余又以交通既利,筵展沓来,必有纪胜之编,用为导游之具。乃囑泽民汇集古今游记文字,凡十余家,都为一集。而法兰西人蒲意雅氏上方山石经山西峪寺三记,亦译录以附刊焉。”

从傅序可知,王毓霖,字泽民,江苏淮阴人,在周口店经营矿业,是傅增湘的挚友。因傅增湘的倡导,王毓霖不仅捐资,且亲自踏勘、主持规划设计,修建了自瓦井至上方的公路。王毓霖热心公益的举动,得到房山县政府、县路局以及当地驻军支持。据有关资料,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冬,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坷山路,瓦井至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,游人可乘汽车直达上方山,由此上方山的旅游业有了良好开端。与此相关的第一部上方山旅游读物《房山游记汇编》,也由傅增湘倡导,王毓霖具体编纂而成。据说这也是北京市房山区历史上第一部旅游读物。

王毓霖更多的情况,我知之不多,从王毓霖的序,多少可以了解他的非凡见识和远大志向:“余曾东逾辽沈,西入长安,江南河北,游历殆遍,舟航所至,辄作登临。惟以时日所限,眼界未扩”为憾。泊乘飞机,翱翔天空,纵目远眺,一览无遗,山河城市,了如指掌,心旷神怡,盖无与伦比。”近年治矿房山,遍历诸峰,觉上方山云水洞石经山西峪寺诸名胜,有发展之必要。而周口店猿人发现地点,已盛传于世界地质学界,尤应使国人共晓然于我国古代人类之进展过程。”正是具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胆识和眼光,王毓霖决定举个人之力,将上方山推向全国,“余既赏其奇奥,概然有兴坠兴废之愿,爰加辟治,招致游览,

借为山灵生色。鼓吹倡导,盖非一日。”“从此得与大江南北诸名胜,竞称于世。庶华北名区,不致以时势影响,而长久沉没,不彰于世也。”这便是他捐资修路不遗余力的初衷。在20世纪30年代,这是相当超前的意识,也是了不起的创举。

王毓霖对于发展旅游业有很先进的理念,也值得一提。他在序言中有一段话,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。他说:“方今科学昌明,人事繁复,国际竞争激烈,人民生计煎迫,山川形胜,道路桥梁,农作物产,林牧渔猎,以及气象雨量,民情风俗,在在均与国家富力、国防资源有关。其有待于人民游历考察所得者,甚非浅鲜。近年各界人士,已多视旅行人生必要之事,有识者实地考察,分类纪录,传播世人,实合乎世界潮流。我国富强之机,或其匪远。”由此不难窥见他视野开阔,洞悉世界发展趋势,而且爱国之情跃然纸上。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商人,而是很有思想的实业家。

近日搜索“胡同网”,有一篇《三座旧当铺》的文章,作者(姓名不详)提到,“我刚记事儿那会儿,随父母住在西城,而祖父(王毓霖,字泽民)就住在东城东总布胡同东头的‘弘通观’(今弘通巷)一所带花园的西式大院落里(今食品研究所至人民美术出版社),每逢礼拜天节,我们都要去参拜老人家。”另读《旧时风物》(赵衍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),其中提到作者小时候“随外祖父王泽民先生”去探望夏仁虎的说法(夏仁虎,号棣棠,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,后任北大、北师大教授,中央文史馆员)。

这些零星记载,是否出自王毓霖后人之手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《房山游记汇编》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,明人文章7篇,清人5篇,民国人文章9篇(蒋维乔、吴其棣、傅增湘、周肇祥、陈兴亚、李书华、尹赞勋)等,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,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

的实地调查报告及论文。作为编纂者的王毓霖对于收录的标准颇有深意,是有选择性的。

王序坦言:“记游之文,不应限于横山绘水,而要在微掌故,述风土,考沿革,明形势,留待修国史方志者之采择,斯足尚矣。昔人游记写景者多,研学者少,纪事者多,徵实者少,其能因古迹而发新知,寻史地之变迁,考文明之进化者,益不数数。”因此,他极力推崇欧阳修、范成大、陆游的文章:“於旅途宿泊游赏而外,兼及关河扼塞,民物荣枯,援古证今,斯为正轨。”其中,最是推崇《徐霞客游记》:“凡举方位,里程,山脉,河流,纤列琐遗,穷探极奥,真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作也。”

具体落实到《房山游记汇编》,值得一提的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《房山游记》,北京大学地质系尹赞勋的《北平附近的一大奇迹》,法人普意雅的《记石经山西峪寺》和《记上方山》,以及附录中收入日人太田喜久雄的《华北之地势与地质》。王毓霖在序言中也点明:“李书华氏于详己游程而外,并记其地质,统计经石,分别为表,更述猿人之迹,详红叶之名,纯属学术之探讨。而尹赞勋氏记事人之外,说明云水洞地质时代,及洞之成因,并引欧洲各石洞之形状为比较。余久以不明地质成因憾,得此极感愉快,特录全文,以告游者。”至于法人普意雅、日人太田喜久雄的文章,“皆能引经据典,考证翔实,蒲氏并加测量,绘具图说,披榛莽,涉溪谷,搜前朝之断碑残塔,辨废寺荒墟之遗址,皆足撑盖昔贤,尤使国人增愧。”由此可见,《房山旅游记汇编》是一部注重科学内涵的旅游读物,这在我国同类出版物中是开一代新风的。

附带提及的是,读李书华的《房山游记》,可知这次郊游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(1930)十月下旬,参加者有徐森玉、徐旭生、顾颉刚、马隅卿(马廉)、魏建功、庄尚严和常维钧等著名学者。了解本次远游的详情,肯定是很有趣的一个专题,留待有心者的发掘了。

杂文二则

■苏青

你和彦

称谓,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,如何称呼我们熟悉的、刚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,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也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。不过,有一点可以肯定,日常生活中,一个人对对方称谓的不断缩短和日益随意,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拉近。

如果有人称您“尊敬的某某部长”,态度再亲热也不能说明他对你亲近,这里称者对被称者更多的是畏惧和恭维;直接称“某某部长”,或许已含有一些尊敬了;如果像党内高级领导那样直呼你的名字,说明关系已经不一般了。

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。男女之间的称谓变化,可能更能反映彼此之间关系的亲近程度。一个你的女研究生称你为“某教授”(假设你是一位男性),说明你们还是师生关系。如果改称“某老师”,已经进步为弟子关系了(我认为,弟子关

系比师生关系更亲近)。如果哪天她突然直接叫你的名字,你肯定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暧昧了。继而如果简化成类似“军”啊、“强”啊一个字的称呼,你肯定已经被她搞定了,或者说你搞定了她继而又被她搞定了。等到她可以用“喂”把你吆来喝去了,你就慢慢地去品位钱钟书的《围城》吧。

写到这里,想起了大学时读过的普希金的一首情诗,可以拿来为我的观点佐证。

你和您

普希金

她一句失言,
以无比亲热的“你”,
代替了虚假空洞的“您”;
于是,种种美妙的幻想,
便浮上我钟情的心灵。
我默默地望着她,
目光久久不能转移。
我对她说:您多么可爱。
心里却想:我多么爱你。

简体字与比基尼

前段时期,有学者提出要恢复繁体字,繁体字和简体字之争又起风云。

在我看来,文字的简化过程一如女人的穿着变化过程。古代中国,女人是不能露体的,一层一层地裹着,三寸金莲更是如此。有人对此深恶痛绝,有人一直到现在仍然叫好,并美其名曰古典美、含蓄美。新中国成立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后,女人开始穿得越来越少了,比基尼现在也早已见怪不怪了。这个过程,同样有人叫好,称之为人体美,自然美;更有人捶胸顿足,痛骂伤风败俗。

文字的简化过程很有点类似。繁体字有如身着唐装的美

妇,自然风姿绰约;简体字更是穿比基尼的少女,煞是青春靓丽。你让女孩子们都回到穿着古代盛装的年代,生活中都是汉服旗袍,显然不现实,毕竟简洁、明快、实用是发展潮流,是时代趋势。

但是,我也不赞成文字没有节制地简化,这如同曼妙女子如果大庭广众之下把比基尼也褪去了,那是要煞风景的。

还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,我们曾出过台更为简化的汉字,把寡妇的“寡”字简化成上下结构的“一人”。这种丑陋的简化就很不得人心,最终不得不重新套上“比基尼”才作罢。

我们正在失去旅游的意义

■袁跃兴

蔚蓝宽广的大海,流连于浅滩礁石,戏浪垂钓……但是现在,我却感到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,越来越感觉是一种累事、苦事、烦心事——所到旅游景区、景点,几乎到处人满为患,原本是清雅、安静的文化或自然的景点,却是充满了人群聚集地般的喧嚣之声,还有浓厚的商业气息。这种感受,其实很多的人们已经体验过了,或者说,这种失去情味、自然、自由、原初的旅游,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生活带来的弊病。

记得美国自然写作方面的著名作家阿尔多·李奥帕德说过:如同对于歌剧和油画这些艺术品一样,人们旅游的品味和爱好,也显

现出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审美能力,“有些人愿意和一群人像牛群般地赶着去参观风景区;当看到山上有瀑布、峭壁和湖泊,他们便认为这些山十分雄伟壮丽……”(见《沙郡年记》,中国出版社出版)这种集体性的旅行或旅游,真的正在失去其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。

对于现代生活中的旅游,有的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解释:旅游,是现代社会中都市居民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,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、业余性和享受性。所以,从一种生活方式上说:旅游,就是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,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,也

是一种出于修养、出于受教育、扩大知识和进行社会交际等原因的旅行。

的确,我们每一个有过美好旅游经验的人,都会有这样的亲身体验,我们的旅游生活是这样的迷人,充满神奇的经历:我们或与家人一起,或约上三五知己好友,暂时离开自己的住地,抛弃老旧与安稳地拥有的东西,怀着一种对远方、对陌生世界的好奇、渴望和探索的愿望,逃离城市,背弃喧嚣,投入一片崭新的旅游天地,城市的欲望不再羁绊身心而耳边拂动着自然的风声、雨声、天籁声,衣服被原野的清新的潮气染湿,肩头落上了带着草野气息的叶片,枯干发霉的

科幻时代的过去与开始

■郑军

“科”在里面,挤进来以求发表。好多读者也不是特别喜欢科幻,只是找不到别的“非主流”,也就挤到这里面来了。现在的科幻出版已经有了泡沫。

当时不仅没有奇幻文学,也没有悬疑小说,没有杜拉拉,没有戏说历史,没有《鬼吹灯》。总之,在主流文学文外,只有科幻和武侠站在那里,吸引一些另类的目光。而原创科幻出版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都停滞不前,直到2001年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的创刊才恢复。而在该刊的创刊会上,被邀请作者中至少三分之一——包括我——都是科幻作者。可见当时“科幻”这个概念,其实容纳了多少种迥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和阅读趣味。

那次科幻出版大潮一直延续到2002-2003年,印象中不知涌现出多少种新的科幻杂志,不知道有多少科普、少儿刊物上开办了科幻专栏。中国科幻图书出版曾经创下一年276种的纪录,至今没有被打破。

(二)

从2003年开始,奇幻出版压倒了科幻出版,然后便是各种类型

文学风起云涌。过去叫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,现在一个新类型也就火上三五年。

潮起潮落,诞生在90年代末那次大潮中的新科幻杂志居然一本没剩下,不是倒闭就是改刊名、改内容。好多科幻从书出版了一套,两套后不了了之。甚至编辑约了稿,但在出版社那里过不了关。发行部门的反馈是:现在科幻已经不行了!

记得我当时问一位东北某校园文学刊物的编辑:你们那个科幻专栏还办吗?她回答说: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写科幻?写点悬疑小说吧!

也正是从那几年开始,科幻作者圈子里也是哀鸿遍野,有的说科幻已死,有的说科幻永远是小众文学,没有出路。相反,我可能是当时最乐观的作者之一。那时我在网络访谈里就说:以前不少科幻作者都不是真想写科幻,现在他们找到到自己的园地,离开了,科幻的势头暂时弱了,但更纯粹了。而科幻读者永远与教育水平成正比,至少和理工科教育规模成正比,它只会扩大,不可能缩小。90年代一个高中生科幻迷,当年只能买本杂志过瘾。到他能买车买房的时候,他就

是科幻的真正消费者。科幻是最基本的文学类型之一,出版社在不同类型间转来转去,早晚得转回来搞科幻。

理由很充分,我却不知道出版界回到科幻会是哪一年,就连我自己也有数本长篇稿件压在手里。好在我可以写我的老本行心理健康读物,就这样撑过了科幻出版最低潮的那几年。

(三)

不知不觉中,一个新的科幻时代又开始了。2009年,一系列科幻从书开始策划。编辑队伍完全换了一批新人,他们几乎都是从当年科幻迷中成长起来的,对科幻作者耳熟能详,对科幻作品了如指掌。十几年来,他们可能还是高中生,在抽屉里藏一本科幻杂志,生怕老师发现。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资源,有了话语权,有了把科幻推向高潮的能力。他们不会站在在外人的角度,或者把“科幻”当成文学怪物,拒不接受。或者把“科幻”当成流行符号,不管什么作品标上“科幻”两个字就送印刷厂。他们真的懂科幻!

《完全典藏版中外科科幻名著》

这几年来,国内的旅游热持续不衰,很是拉动了一部分国民经济消费的需求。故宫、颐和园、八达岭长城……这些景点既是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,又是北京城最吸引人的观光胜地。而在黄金周,不少市民对这些著名景点却是敬而远之,原因就是那里人太多。

有人颇有感慨地说:日接待量10多万人次,达最大容量的两倍,不难想象,故宫都拥挤成什么样子了。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,光此起彼伏的吵闹声就足以让人大脑“爆炸”。不是吗?你听,导游讲解声,游客呼朋引伴声,家长叮嘱小孩声,磕碰声,咳嗽声,脚步声……千百种声音混在一起,响成一片,怎不令人烦闷!

过去每年我都要离开我所居住的城市一段时间,到远离市嚣红尘的大自然的山区去,看看山容野态、淳朴风情,或者到海边去看看

(一)

终于拿到《完全典藏版中外科科幻名著》的样书,心里不禁生出一份感慨。就这么一晃,一个科幻时代已经过去过了。

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草根文学,中国科幻一直随市场呈潮起潮落之势。我是上一个科幻大潮带起来的作者之一,一入行就能出版长篇科幻,让这些创作几十年的主流文学文羡慕不已。那时候,仿佛随便什么小说,只要挂上“科幻”两个字就好卖,至少肯定能卖出去。所以不少作者扎堆写起了科幻。

我已经忘了有多少作者私下里说过:我其实想写武侠,但是出版不了,只好改写科幻。我记得有篇科幻小说,讲未来中美爆发战争,最后两国将军在海岛上决斗,中国将军用武术战胜美国将军,赢得战争。这样可笑的作品当时就能堂而皇之地发表。

2000年5月,就在科幻出版大潮被一篇高考作文推上顶峰时,我在《科幻大王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名叫《纯幻想文学,科幻文学的新挑战》。那时候还没有“奇幻文学”这个词,当时有“大幻想文学”、“纯幻想文学”、“魔幻文学”等若干称呼。我在文章里说,现在好多科幻作者其实不是真想写科幻,只是写别的东西发表不了,就加了点



文化中的“寒”

■红玲

古代称贫穷读书人为“寒士”、“寒人”、“寒儒”。如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”贫穷而有才华的读书人则称“寒俊”。“寒士”即家境贫寒,因此便称出家门为“寒门”、“寒族”,例如成语“白屋寒门”。

为什么称贫穷读书人为寒呢?《史记》中有这样一篇“寒如此”的典故。大体是说:范雎,字叔,有才,很穷,投魏国中大夫须贾为门客。一次随须贾出使齐国,回国后却受毒打晕死,丢弃厕所。

范叔苏醒后逃到秦国,当了宰相。后来须贾出使秦国,范叔故意穿上破旧衣服来见须贾。须贾不知,对他说:“范叔一寒如此哉!”后来就用“一寒如此”成语来比喻贫困潦倒,穷到极点的意思。

不过,“寒”字有时则是用作谦称。例如,“寒门”、“寒舍”常常作为自己家的谦称;“寒荆”是对自己妻子的谦称;“十年(载)寒窗”的意思是长期日夜在窗下攻读。

“寒”自然也渗透到古人日常生活中。例如古代御寒的衣叫“寒衣”、“寒具”。例如《宋史·刘恕传》:“自洛南归,时方冬,无寒具。”家里搞衣服的,石及搞衣服叫“寒砧”,粗劣的饭食叫“寒斋薄饭”;不加热食品如干果、水果叫“寒羞”。

“寒士”、“寒人”家境贫寒,难免出现因贫困而有的窘态,古人称之为“寒酸”、“寒酸”、“寒酸气”、“寒酸相”。更有趣的是,由于冬寒,古人见面问候起居的客套话叫“寒暄”,也就是“嘘寒问暖”的意思。